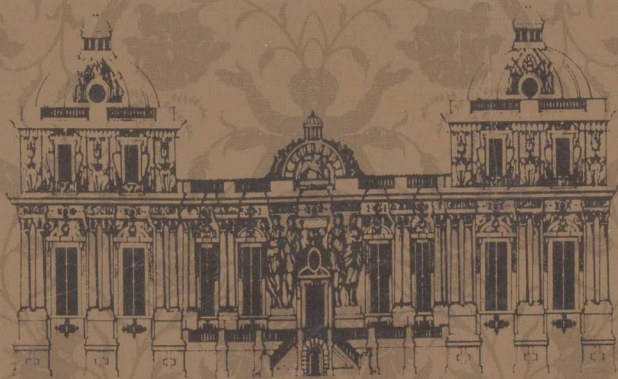


二十一世纪文库

WORLD FAMOUS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安娜·卡列宁娜



延边人民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文库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安娜·卡列宁娜

(中)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瞿天民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十一

七月中旬，距离波克罗夫斯科耶约有二十里的、列文姐姐的地产所在的村子里的村长，到列文这里来报告那里的情况和割草的事情。河边每年春天被水淹的草场是他姐姐的地产上的主要收入。往年，草是二十个卢布一亩卖给农民的。当列文接管这地产的时候，他估计这草场值更多的钱，他就定了二十五卢布一亩。农民们不愿意出这个价钱，并且，如列文所猜疑的，别的买主也被他们阻拦了。列文便亲自到那儿去，安排了一部分用雇工，一部分用按收成分摊的办法去割草。他自己的农民想尽办法来阻挠这个新的方法，但是事情到底办成了，第一年草场就获得将近两倍的赢利。去年——也就是第三年——农民们还在继续反对，但是草却依然用同样的方法收割了。今年农民按分摊收成的三分之一的办法担任刈割全部的草，如今村长就是来报告草已经割完了，并且说恐怕下雨，他们已经请来管账，当着他的面分配了收获物，总共收集了十一堆作为地主的一份。当他问最大的草场收割了多少干草时，村长回答得吞吞吐吐；他没有经允许就那么匆匆地把收获物擅自分配了；从农民说话的整个语调听上去又有些异样；从所有这些方面看来，列文感觉这回草的分配里面肯定有蹊跷，于是就有了亲自到那里调查的决心。

列文在午饭时到达那村庄，将马留在他哥哥的乳母的丈夫，他的一个年老的朋友的小屋里，就走到养蜂场去看这个老头，想从他口里探听出割草的真情。帕尔梅内奇，一个饶舌的、漂亮的老头，热情地欢迎列文，将他所有的工作指给他看，把关于他的蜜蜂和今年离巢的蜂群的一切详情都告诉他；但是列文向他问起割草的事情时，他却含糊其辞，不愿意回答。这就更证实了列文的猜疑。他走到割草场去，检查干草堆。每堆大概还装不满五十车，为了要揭发农民们的罪迹，列文吩咐立刻把运草的车拉来，抄起一堆运到仓库去。这堆竟只装了三十二车。无论村长怎样竭力辩白说干草有压缩性，它们堆积过久变得干硬了，以及他怎样赌咒说一切事情全是做得对得起上帝的，列文还是固守己见，说干草的分配是没有经他吩咐的，所以他不能把那干草当作一堆五十车来接受。经过长久的争论之后，问题方才得到处理，就是：这十一堆按一堆五十车计算归农民接受，而主人的一份重新分配。争辩和干草堆的分配接着进行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当干草分配到最后的时候，列文将监督分配干草的任务委托给管账，自己在以柳树枝作标记的干草堆上坐下，叹赏地眺望着农民的草场。

在他前面，在沼地那边的河湾上有一列穿得花花绿绿、高声谈笑的农妇们在移动，而散开的干草在淡绿色草场上很迅速地形成了灰色的蜿蜒的草垛。妇人们的后面紧随着拿着叉子的男人们，灰色的草垛堆积成了宽阔的、高高的柔软的草堆。在左边，大车在割光了的草地上辘辘地驶过，干草一大叉一大叉地被抛起，草堆一个一个地消失，代替的则是载满大堆芬芳干草，干草直垂到马臀上的一辆辆大车。

“这绝对是割草的好天气！肯定会是很出色的干草呢！”一个老头子说，在列文身旁蹲下来。“简直是茶叶，哪里是干草！你看他们把干草拾起来，就像鸭子拾起撒给它们吃的谷子一样！”他指着逐渐变大的草堆，补充说。“午饭过后他们运了一半多了。”

“最后一车吗，呃？”他向一个青年农民说，那青年赶着车在他身边驰过，停在一辆空车前面，摇晃着大麻制的缰绳绳头。

“最后一车了，爹！”年轻人叫着，勒住了马，微笑着掉回头来，望了望一个坐在大车里也在微笑的、活泼的、玫瑰色面颊的年轻农妇，之后就驱车前进。

“那是谁？是你的儿子吗？”列文问。

“我的小儿子，”老头子流露出亲切的微笑说。

“一个多么好的小伙子呀！”

“这孩子还算不坏哩。”

“已经娶了亲吗？”

“是的，到今年圣菲利普节正好两年了。”

“有小孩子了吗？”

“哪儿会有小孩！整整一年多他什么都还不懂，而且还害羞呢，”老头子回答。“哦，多好的干草！真正像茶叶一样哩！”他重复说，为的是改换话题。

伊万·帕尔梅诺夫和他的妻子把列文的注意力吸引住了。他们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把干草装上车去。伊万·帕尔梅诺夫站在车上，接着，放好，并且踏平大束的干草，那是他的年轻美丽的妻子灵巧地递给他的，她先是一抱一抱地递上来，随后才用叉子叉上。年轻的农妇从容地、快乐地、

敏捷地劳动着。压紧的干草不容易叉上她的叉子，她先把干草耙松，拿叉子刺进去，然后用敏捷的、有弹性的动作将整个身子的重量压在叉上，接着马上把她的系着红带的背一弯，她挺起身子，昂起她那白衬衣下面的丰满胸部，灵活地转动叉子，一束束干草高高地抛上车去。伊万显然想尽量让她不要多费力气，连忙大大地张开两臂接了她投来的一束束干草，把它们平平地摊放在车上。当年轻的农妇把最后剩下的干草耙拢来的时候，她试去落在她脖颈上的草屑，理了理垂到她那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白皙前额的红头巾，爬到车底下去捆扎。伊万指点她如何把绳子系在横木上，听她说了句什么话，他大声笑出来。在两人的面孔神情上能够看出强烈的、富于青春活力的、刚刚觉醒的爱情。

十二

干草车捆好了。伊万跳了下来，拉着缰绳牵走了那匹温顺的、毛色光滑的马。他的年轻的妻子将耙子投掷在大车上，就迈着有力的步子，摇晃着两臂，走到围成一圈在跳舞的妇人们那里去。伊万驶到大路上去，加入到其他的载重大车的行列中去。农妇们的花花绿绿的衣衫在闪烁着异彩，把耙掮在肩上，高声喧笑着跟在大车后面走着。一个粗声粗气的、未经训练的女人声音忽地唱起歌来，唱到叠句的时候，随后有五十个不同的、健康有力的声音，有的粗犷，有的尖

细，又从头合唱起这支歌来。

妇人们唱着歌慢慢走近列文，他感到就像一片乌云欢声雷动地临近了。乌云逼近了，笼罩住他，而他躺着的草堆，以及旁的草堆、大车、整个草场和辽远的田野，一切都仿佛合着那狂野而快乐的，混杂着呼喊、口哨和拍掌的歌声的节拍颤动起伏着。列文羡慕她们的这种健康的快乐；他渴望参加到这种生活的欢乐的表现中去。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做，只好躺着观看聆听。当农民们和歌声一道从视线和听觉中远去的时候，一种因为自己很孤独，因为身体不活动，因为他的愤世嫉俗而引起的沉重的忧郁之情就袭上了列文的心头。

几个为干草的事同他争吵得最凶的农民，他责骂过的、想要欺骗他的农民，也就是这几个农民快乐地向他点头致意，显然没有而且也不能怀恨他，对于曾经想要欺骗他这件事也不但毫不懊悔，而且连记都不记得了。一切全淹没在愉快的共同劳动的大海中了。上帝赐与了岁月，上帝赐与了力量。岁月和力量都贡献给了劳动，而报酬就在劳动本身。劳动是为了谁？劳动的结果又如何？这些都是无谓的考虑——无关主旨的。

列文常常叹赏这种生活，他常常羡慕过着这种生活的人；但是今天头一次，特别是因为看了伊万·帕尔梅诺夫对他年轻妻子的态度而深受影响，他的脑海里明显地浮现出这样的念头，他能否将他现在所过的乏味的、不自然的、无所事事的、独身的生活换取这种勤劳的、纯洁的、共同的美好生活，这全在于他自己。

坐在他近旁的老头子早已回家去了，人们都已星散。住

在近处的回家去了，远处来的聚在一起晚餐，在草场上过夜。人们没看到列文，仍旧躺在草堆上，还在凝望、静听和沉思。留在草场上过夜的农民们在短短的夏夜里将近整夜不睡。开头可以听见大家一道晚餐的欢乐的谈笑声，之后又是歌声和哄笑。

漫长的整整一天的劳动留给他的只是一身的欢乐。在黎明以前，一切都寂静了。除了沼地里不停的蛙鸣，和笼罩草场的破晓前晨雾里发出的马的喷鼻声之外，再也听不到夜晚别的声音了。清醒了，列文由草堆上爬起，仰望着繁星，他知道夜已经过去了。

“哦，我做什么好呢？我如何开始呢？”他自言自语，极力要表达出这短短的一夜里体会到的一切思想感情。他所体会到的一切思想感情分成了三个不同的思路。一个是丢弃自己过去的生活，抛弃自己的完全无用的学识和教育。这种抛弃会给予他快乐，并且对他说来是简单容易的。另一类的思想和想像是有关他现在所渴望过的生活的。他清晰地感觉到这种生活的单纯、纯洁和正当，并且深信他所痛感缺乏的满足、平静和高尚品德能从这种生活中找到。但是第三类的思想却围绕着怎样让旧生活转变成新生活的问题。而这里面他连一个明确的念头也没有。“要娶妻吗？要劳动和有劳动的必要吗？离开波克罗夫斯科耶吗？买地吗？和农民一起吗？娶一个农家女吗？我怎样办才好呢，”他又问自己，依旧找不出答案。“不过，我整整一夜没有睡，我想不通了，”他对自己说。“我以后会想通的吧。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这一夜将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过去所做的家庭生活的美梦都是荒谬的，简直不是那么回事，”他对自己说。“一切都简

单得多，好得多……”

“多么美呀！”他仰望着正在他头上天空中央的那片洁白的羊毛般的云朵所变化出的奇异的珍珠母贝壳状云彩，这样想。“在这美妙的夜里，一切都多么美妙啊！那贝壳一下子是如何形成的呢？刚刚我还望着天空，什么都没有，只有白白的两条。是的，不知不觉中，我的人生观也改变了！”

他走出草场，沿着大路向村子走去。微风吹拂，天空显得灰暗阴沉。在光明彻底战胜黑暗的黎明即将来临之前，往往总有一个幽暗的时刻。

冻得瑟缩着，列文迅速地走着，眼睛望着地面。“什么？谁来了？”他想，听到了铃铛的玎珰声，抬起头来。在距离他四十步远的地方，一辆驾着四匹马的、车顶上放着皮箱的马车沿着他正走着的长满了草的大路迎面驶来。辕马在辕木间挤着避免踏在辙迹上，而斜坐在车夫台上的熟练的马车夫却掌握着，使辕木对准辙迹，这样，车轮又在平坦的道路上移动了。

列文只看见了这些，这会是誰他不想知道，他漠然地向马车里看了一眼。

马车里，一个老太婆在角落里睡觉，而在窗旁，坐着一位年轻姑娘，两手拉住白帽子的丝带，显然是刚醒过来。脸上喜气洋溢，若有所思，充满了列文不理解的微妙复杂的内心生活，她越过他的头上眺望着东方的曙光。

就在这景象消失的一霎那，那双诚实的眼睛望了望他。她认出他来，她的面孔惊喜得开朗起来。

他绝对不会看错的。能够把他生活中的一切光明和意义集中起来，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这就是她。这就是基蒂。

他懂得了她正从火车站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在那不眠的一夜里让列文激动不安的一切事情，他所下的一切决心，全都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了。他怀着憎恶回想起他要娶一个农家女的梦想。只有在那儿，在那向道路那边疾驰而去的、转眼就要消逝了的马车里面，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够处理最近使他那么苦恼的生活之谜。

她没有再往外面眺望。车轮声已听不到了，铃声也只隐隐约约听得见了。犬吠声证明马车已经穿过村子，余下的只有周围空旷的原野、前面的村落和他孤单单一个人在荒凉的大路上踽踽独行。

他仰望了一下天空，希望看到他所赞赏的、他看成那夜的思想感情的象征的那贝壳形的云朵。天上可一点也没有像贝壳形的东西。在那儿，在深不可测的高空，起了神秘的变化。没有丝毫贝壳的踪影，在大半边天上铺展着一层越来越小的羊毛般的云朵。天空慢慢变得蔚蓝和明亮了；带着相同的柔和，但也带着相同的疏远，它回答了他的询问眼光。

“不，”他向自己说，“我不能回到这里，无论这单纯和劳动生活有多好，只因为我爱她。”

十三

除了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亲近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上尽管最冷静、最有理智的人，却有一

种同他的性格总的倾向正相反的弱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听到或看见小孩或是女人哭就不能无动于衷。看到眼泪，他就会激动起来，彻底丧失了思考能力。他部里的秘书长和他的私人秘书都明白这一点，总是预先关照来请愿的女人们千万别流泪，如果她们不想错过良机的话。“他会冒起火来，不听你的话了，”他们这样说。而事实，在这种场合，眼泪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中所激起的混乱情绪确实是表现在急躁的愤怒上面。“我无能为力。请你走吧！”他在这种场合老是这样喊叫。

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安娜将她和弗龙斯基的关系告诉了他，随着就忽然地哭起来，两手掩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心中对她产生了愤恨之情，但同时也感到了眼泪所照常引起的那种情绪的激动。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在当时流露任何感情都是不适宜的，他竭力把生命的一切表现压抑在自己心中，因此没有动一动，也没有望她一眼。这就是他脸上呈现出那种死人般的僵冷的奇怪表情的原因，那表情给了安娜那么深刻的印象。

当他们到家的时候，他扶她下了马车，尽力抑制住自己，带着他惯常的有礼貌的态度向她道了别，说了句含糊糊的话；他说他明天将会他的决定告知她。

他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给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心以剧烈的创痛。对她的生理上的怜悯由于眼泪的加入使创痛加剧了。但是当只有他一个人在马车里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彻底摆脱了那种怜悯，并且也摆脱了最近苦恼着他的那种猜疑和嫉妒的痛苦，这就让他又惊异又欢喜了。

他体验到就仿佛一个人拔了一颗痛了好久的龋齿那样的感觉。经过了可怕的痛楚和好像把什么巨大的、比头还大的东西从牙床拔下来那样一种感觉以后，患者，几乎还不相信他自己的幸运，忽然感到败坏了他的生活那么久，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的东西已不复存在，而他又可以生活和思想，以及对牙齿之外的事情发生兴趣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体验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痛楚是奇怪而又可怕的，但是如今已经过去；他感到他又能够生活，又能够思索他妻子以外的事情了。

“没有廉耻，没有感情，没有宗教心，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我向来就明白这一点，一向就看到这一点，虽然我为了顾全她，极力欺骗自己，”他暗自说。而他真的觉得好像他一向就见到了似的；他回想起他们过去生活的详细情景，他以前从来不曾觉得有什么不好，——目前这些情景却明白地表明了她原来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我将我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不能怪我，因此我不应当不幸。我没有错。”他对自己说，“而在于她。但是我和她没有关系了。在我的心目中她已不存在了……”

她和她儿子将遭遇到的一切——他对儿子的感情也像对她的感情一样地变了——已不再使他担忧。现在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抖落掉由于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继续沿着他的活跃的、光明正大的、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要达到这个目的，如何做才是最好、最得体、最于自己有利、所以也是最正当的。

“我不能由于一个下贱女人犯了罪的缘故而使自己不

幸；我只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摆脱她使我陷入的这种困境。我必须找到这样的方法，”他对自己说，越发愁眉紧锁了。“我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历史上的例证且撇开不说，从最近大家从新回忆起来的《美丽的爱莲娜》中密尼拉依起，现代上流社会中妻子对丈夫不贞的实例全部浮上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想像之中。“达里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帕斯库丁伯爵、德拉姆……是的，就连德拉姆，这么个正直有为的人物……谢苗诺夫、恰金、西戈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忆着。“纵然有一种不合理的 *ridicule* 落在这些人头上，但是我向来只把这个看做一种不幸，而且总是对这种事抱着同情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尽管这并非事实，他从来不去同情这种不幸，而他听到背弃丈夫的不贞的妻子的事例越多，他就越重视他自己。“这是有可能降临到任何人头上的不幸。而这种不幸已经降临到我头上了。现在的问题就在怎样用最好的方法逃脱这种情况。”于是他开始——思考着和他同样处境的人们所采用过的方法。

“达里亚洛夫决斗了……”

决斗这件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年轻时候是尤其醉心的，正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胆怯的人，而他自己也十分明白这一点的缘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想起手枪瞄准自己的情景就毛骨悚然，所以他生平从来不曾使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怖心理在他年轻时候常常让他想起决斗，设想他将不能不把生命置于危险境地的那种情景。功成名就，获得了巩固的社会地位以后，他早已忘记这种心情了；但是这种心情的惯性又抬头了，害怕自己胆怯的心情

目前变得这样强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各方面把决斗的问题考虑了很久，用决斗的念头来聊以自慰，虽然事先他特别清楚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他都不会和人决斗的。

“无疑地，我们的社会还是这样野蛮（英国又另当别论），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的意见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十分尊重的），把决斗看做很对的事；但是这能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我找他决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对自己说，于是在这里历历在目地想像着他在挑战之后将要度过的一夜和那瞄准他的手枪，他战栗了，知道他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假定我找他决斗。假定他们教我怎样射击，”他尽自想下去，“并且把我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我扳了枪机，”他自言自语说，闭上眼睛，“结果我打死了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地说，一面摇着头，仿佛要驱除这些无谓的念头似的。“谋杀一个人仅是为了要确定自己与有罪的妻子和儿子的关系，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我还得决定如何处置她。但是更可能的而且一定要发生的事是——我将会被打死或是打伤。我，一个无辜的人，会成为牺牲者——被打死或被打伤。这就更没有意思了。但是撇开这个不说，挑战出于我这一方面也不能算是正直的行为。我的朋友们决不会让我决斗——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的生命遭到危险，这一点我事先不是就知道的吗？结果会如何呢？先前明明知道决不会有真正的危险，结果就成了好像我只是以这样的挑战来沽名钓誉似的。这是不正直的，这是虚伪的，这是自欺欺人。决斗是毫无道理的，谁都不会希望我这样。我的目的是能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公务上的活动，而名誉是

必不能少的，因而我必须保护我的名誉。”一向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关系非常重大的公务上的活动，这时在他看来就格外重要了。

经过思考，丢弃了决斗的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转到离婚的念头——他所记得的好些被侮辱的丈夫所选取的另一个解决方法。他一一考虑了他所知道的全部离婚的例子（这种例子在他十分熟悉的上流社会里是很多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竟找不出一个实例的离婚的目的和他现在所抱着的目的相同。在所有这些例子里，丈夫实际上是把不贞的妻子出让或是出卖了，而由于犯了罪、没有权利再结婚的一方，就和一个自命为丈夫的人结上了不正当的、非法的婚姻关系。在他目前的情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了，要获得合法的离婚，就是说，把犯罪的妻子休弃了事的那种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出来，凭他所处的复杂的生活环境不可能找到法律所要求的揭发妻子罪行的丑恶证据；他看出来即便有可能，他们生活的一定的体面也不允许把那样的证据提供出来，提供出来徒然他在舆论中受到比她更大的贬责罢了。

离婚的企图只会弄到涉讼公庭，丑声四播他的敌人就会以离婚这一绝好的机会来诽谤和攻击他，贬低他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息事宁人，这也不是离婚所能够达到的。而且，假如离婚，或甚至企图离婚的话，那么，妻子会同丈夫断绝关系，而和情人结合，这是很明显的。虽然他现在觉得他对妻子完全抱着轻蔑和冷淡的态度，然而在他的心底，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于她还剩下这样一种感情——就是，不愿意看见她和弗龙斯基结合没

有一点的阻碍，让她犯了罪反而有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被这个念头激怒了，他一想起这个，就揪心得呻吟起来，他抬起身子，在马车里变换了一下地方，然后很长时间内他皱着眉坐在那里，把他的非常容易受寒的、瘦骨嶙嶙的两腿包在毛茸茸的绒毯里。

“除了正式离婚以外，还可以照卡里巴诺夫、帕斯库丁和那位好人德拉姆那样做——就是和妻子分居，”他镇静下来时接着想。但是这个办法也和离婚的办法一样会损害名誉，而特别要紧的是，分居也恰如正式离婚一样，会让他的妻子投到弗龙斯基的怀抱中去。“不，这是不成的，不成的！”他大声说，又将绒毯拉了一拉。“我不应当不幸，但是她和他却更不应当是幸福的。”

在真相不明期间曾苦恼过他的那种嫉妒心情，一到那病牙被他妻子的话猛力拔去的时候便消失了。但那种心情却被另外一种心情，一种愿望所代替：那就是，不单希望她不能称心如意，而且唯愿她为她犯的罪而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种感情，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渴望她由于破坏了他的内心平静和名誉而受苦。又细想了一遍决斗、离婚、分居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又一次抛弃了这些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确信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了：就是继续和她在一起，把发生的事隐瞒住世人，用一切方法去断绝他们的私情，而更重要的，——尽管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点——去惩罚她。“我必须把我的决定告诉她，就是说，仔细考虑了她使一家人所陷入的那种痛苦处境以后，我认为一切别的解决办法对于双方都比表面上的 status quo 更糟！在她遵守我的意愿，即是断绝和她情人的一切关

系的严格的条件之下，我同意维持现状。”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后采取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就浮上了另一个重要理由坚持他的这个决定，“只有这么办，我才是依照宗教行事，”他对自己说。“这么办，我就未抛弃我的犯罪的妻子，却给予她悔悟的机会；而且，即使这使我很痛苦，我还是要为使她悔悟和拯救她而尽我的一份力量。”虽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明白他对他的妻子决不会有什么道德感化力，而使她悔悟的企图除了虚伪之外也不会有别的结果，虽然在度过这些痛苦时刻的时候，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寻求宗教的指引，但是现在当他的决定在他看来正和宗教的要求相吻合的时候，宗教认可他的决定使得他完全心满意足，并且多少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他一想到在他一生中这样的紧急关头，谁也不可以说他没有依照宗教教义行事——他总是在普遍的冷淡和漠不关心之中高举起宗教的旗帜的——他就觉得非常高兴。当他进一步考虑到以后的问题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真的不懂为什么他和他妻子的关系不能仍旧像以前一样。不消说，他再也不能够恢复对她的尊敬了，但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为了她是一个堕落的、不贞的妻子而打扰他的生活，使他苦恼。“是的，时间会过去的；时间是修理机，能缝好我们以前的关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那就是说，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不会感到我的生活中有裂痕了。她应该不幸，我不应当不幸，因为错不在于我。”